

当代青年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

——基于美国公民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启示

季惠斌 王 平

(东北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部,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 要: 公民教育是当今世界现代民族国家都面临的重要任务。其中,青年的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公民教育中最为核心的问题。美国在其公民教育和核心价值观教育方面有着独到的历史经验和实践逻辑,通过整理和分析这些经验,为我国青年学生弘扬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供借鉴和启示。

关键词: 青年学生;公民教育;核心价值观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291(2017)04-0166-06

一、问题的提出

公民教育是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任务之一,而青年学生价值观教育质量的优劣高低则直接决定着一个现代国家和民族的命运,也影响着一个现代民族国家治理的内外部效应。因此,现代各国都无一例外地重视青年价值观教育。但是,在关于青年价值观教育及其本质的认识上,现今所有的研究都存在着一些片面性和模糊性。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后,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变化剧烈加速及全球各国普遍联系的不断变化,价值观教育实则面临着许多难题。公民教育与核心价值观的关系就是其中的难题之一,此两者之间存在怎么样的联系,如何通过公民教育培养“良好公民”并将核心价值观成功地灌输给社会的普通民众,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决策者、教育理论和实践工作者重视并探讨的一个核心话题^[1]。

作为当今世界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公民教育是美国国家治理能力实现良好效应的一个重要因素。其中,美国核心价值观是公民教育的关键所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公民教育的内容、方式和方法。一般认为,美国核心价值观是在自由主义哲学的基础上,激进主义、保守主义与实用主义之间积极互动的结果,它既关注国家政治生活又贴近民众的社会生活,具有深厚的社会土壤。受价值澄清、认知发展模式、体谅模式、社会行动模式等理论的影响,美国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在建构方式上注重国家政策层面的一致性

收稿日期 2017-05-10

作者简介 季惠斌,男,辽宁丹东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王 平,男,吉林九台人,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基金项目 2016 年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L16BDJ005) 2015 年辽宁省教育厅科学研究一般项目(W2015400) 2017 年沈阳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立项(SDSZ-2017-004) 2015 年中国医科大学“十二五”第五批医学教育科学研究立项课题(YDJK2015024) 2016 年辽宁省高校党建研究重大项目(2016GXDJ-C080) 2016 年江苏省普通高校学术学位研究生科研创新计划项目(KYZZ16_0013)。

* 本文已于 2017-06-15 在中国知网优先数字出版,DOI 为 10.16197/j.cnki.lnupse.20170615.001, <http://kns.cnki.net/kcms/detail/21.1076.C.20170615.1154.002.html>

与一贯性,并以潜移默化的方式渗透到公民日常生活中。强调隐性课程、公共环境、情境熏染等方式,强调学校与家庭、社区协作,以及课堂教学、社会活动、学科渗透、建立学生组织等方式;实行正面教育、启发诱导、讨论辨析、现场教学等相结合。

回顾以往的历史,美国的公民教育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包括美国立国到20世纪40年代的以宗教内容为主的阶段,20世纪50~70年代以价值中立为主导的公民教育阶段和20世纪80年代以来强调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公民教育阶段^[2]。而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美国公民教育的价值内核则一直强调以美利坚民族为核心的独立民族主义价值观。

故此,本文旨在通过概念辨析和史实回顾,探究支撑美国发展的精神内涵是什么,进一步寻找并概括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的核心价值观。将这种核心价值观的认同和培养与美国教育特别是青年高等教育结合起来,发现其中的内在联系,为我国实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提供启示和借鉴。

二、公民教育与核心价值观的概念辨析

从概念上讲,公民教育具有两层含义:其一是完备的基础教育。在现代民族国家看来,接受完备的基础教育是公民正确行使权利和义务的必要条件。国家规定的义务教育是每个公民必须接受的基础教育,也是每个公民必须接受的公民教育^[3]。其二是良好公民的培育。德国教育家凯兴斯泰纳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提出一种理论,认为公民教育的核心目标是培育“良好公民”,“良好公民”最为重要的义务是为国家利益进行服务。他指出,国家利益是绝对的,每一个公民或者公民团体都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公民教育,通过教育的手段使得国家的治理达到理想状态。他的核心观点是“情操陶冶”。在他看来,公民教育的最基本内容和核心要义就应当包涵“情操陶冶”。经过公民教育,公民群体特别是青年学生和工人对国家的理念和价值能够达到一个新的认同水平,成为“纯粹高尚”的人,养成“一心为公”的基本道德素养^[4]。当然,这一教育理念包含着强烈的德意志帝国的色彩,具有很强的大国沙文主义和民族主义特点。

同时,西方社会的公民教育有着广义和狭义之分^[5]。广义层面上,公民教育可以泛指国家政府通过一切的形式手段来对公民进行意识形态渲染和政治说教。而在狭义层面上,公民教育也可以仅仅指学校教育中的意识形态教育,或者包含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内容的教学活动。显然,本文中所讨论的公民教育是在广义的意义上来进行讨论的。

价值观是人们在各种各样的对象性活动中主体对客体价值意义的基本定义,是人们行为和判断的主要信念。而核心价值观是体现一种社会和时代的价值观,每个时代、社会形态和民族都有自己的核心价值观。结合美国的实际情况来看,美国公民教育的根本就是培育良好的美利坚公民,使之深刻地认同以“美国梦”为核心的美国核心价值观。因此,从关系的角度看,公民教育的核心要义在于以“美国梦”为核心的价值观,而这一价值观直接决定着美国公民教育的主要内容和具体形式。换言之,“美国梦”就是构成美国公民教育和核心价值观的主要线索。

三、美国公民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阐释与实践路径

美国著名教育家约翰·杜威指出,通过向受教育者灌输道德伦理和行为规范,并不能使得受教育者的思想道德水平得到明显提高。相反,如若受教育者充分参与至社会实践当中,他们的道德认识和道德责任感就能够得到很大的提升,最终促进正确道德情感的形成。这是因为在实践过程中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是平等的,所受教育来自行为的传导和经验的积累^[6]。包括美国在内,核心价值观潜移默化地浸染了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逐渐转化了社会民众的日常生活习性。

在理论层面上,美国公民的价值观教育伴随着美国思想界的各种角力而不断升华,深刻反映着美国的理论张力。具体来说,核心价值观的生成植根于各种社会思潮的涌动变化。在美国,自由主义、实用

主义与保守主义等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角力推进着核心价值观的动态前行,也影响着公民教育中的核心价值观实践。托克维尔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指出,之所以美国能够快速崛起并称霸世界,是因为美国实现了国家观念与社会观念的高度融合。在美国,宪政、法治、自由、人权、民主等主流价值观是深入人心的基本价值观念和生活理念,这既是美国主流思想界创造和构建核心价值观的有效证明,又表明了在社会层面美国核心价值观具有良好的成长土壤。美国所采取的适宜的技术、方式、方法与手段,使得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能够充分地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举例来说,20世纪70年代关于学术界对社会公平正义的讨论所引发的正义问题,最终罗尔斯撰写了《正义论》,使得美国核心价值观借助于新康德主义政治哲学的形式重新回到美国知识界的核心地带,同时也形成了美国以新康德主义为内核的核心价值观。诺齐克则写出《无政府、国家与乌托邦》,从保守主义的角度批判罗尔斯的“激进”正义观,批评其理论中国家权力对个人自由空间的过分挤占,试图重申美国核心价值观中的个体本位。桑德尔在《自由主义与正义的局限》中,从更为激进的视角批判罗尔斯的理论预设,试图突破其“无知之幕”的理论预设框架,建立新的以个人主义为主导的美国核心价值观。这一经典论战,实则塑造了二战以后的美国核心价值观。

在实践层面中,美国的公民教育不但重视在课堂上进行核心价值观的说教,还重视课堂之外的“隐形教育”。作为美国最为重要的教育家,杜威认为,在理论与实践,公民教育使得个人主义成为美国意识形态中最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且公民教育与普遍化、大众化的美国教育需求紧密结合。美国政府还特别重视营造核心价值观教育的良好社会氛围^[7]。例如,非常重视对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纪念广场和历史纪念遗址的投入和维护,通过这些公共设施和历史遗存,来对社会公众进行潜移默化的政治说教。在“联邦—州”的教育体系中,美国主流意识形态获取广泛的认同。在联邦层面,联邦政府的工作主要是建立与国家核心价值观相符合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在州层面,实际上是政府教育机构来完成输送和传达国家核心价值观的使命。同时,私立教育机构也必须致力于从个人和社会教育的角度上去贯彻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教育。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注重核心价值观在国家战略和政策方面的同一性,是政府主导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另一重要特征。在国内,美国政府设计了各种教育帮扶、教育资助政策,目的在于将国家的核心价值观贯彻到各式各样的政府决策当中去。把国家核心价值理念作为立法机构的活动依据,可以减少领导者的个人意见对国家核心价值观的影响。在司法方面,美国司法系统将国家核心价值观贯彻司法解释和案件裁判的过程中,从司法角度贯彻执行美国国家核心价值观。国家政治和权力系统在影响国家社会政治生活的方面,将言行约束在国家核心价值观的框架之内。

四、当代美国公民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特点

美国公民教育中核心价值观的主要构成是“美国梦”。一般来说,普遍认为“美国梦”的主要标签就是自由、人权和民主等。从理论层面解释,在美国的文化范式中,“美国梦”最为引人注目的标签就是自由^[8]。一定程度上,“美国梦”就是美国自由主义思想的一种世俗化表达。经过反复论证和熏陶,“美国梦”不仅成了一种具有文化霸权意味的主义话语,还成为一种霸权性社会遗传,融入了美国社会民众的身体与血脉之中,成为他们的本能需求。从这一意义上说,“美国梦”的实质是对自由的极度推崇,是最为典型的现代美国文化品格。而回溯其历史,这一核心价值观变化的动态过程则是从美国建国前的古典宗教道德教育,直到日后的现代品格教育和道德教育。在这一历史过程中,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实质是与美国社会的诸多社会思潮紧密结合的,譬如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等。但是,不难发现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内核始终都是自由、民主和人权话语下的“美国梦”。结合这一核心价值观,美国的公民教育在方式方法上存在着很大的变化。学界认为,美国的公民教育从最初的宗教教育为主逐步地转向今天学校基础性的爱国主义和美利坚民族主义教育,其形式上也从过去的家庭教育为重转向了如今的学校教育为主^[9]。结合理论和历史事实,美

国公民的价值观教育存在着价值颠覆、内部聚合和外部扩张等三个重要特点。

其一,美国公民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具有价值颠覆性。一般来说,价值颠覆是西方学者用以概括西方文化从传统转向现代的历史巨变。舍勒认为,现代对传统的颠覆,不仅意味着摧毁传统的禁欲条规,而且也意味着翻转过去的伦理范式。结合美国的具体情况来看,作为新大陆的新式民族国家,美国一方面必须继承从欧洲旧大陆舶来的以中世纪基督教文化为主导的宗教核心价值观,另一方面则是对这一陈旧价值观的颠覆。作为一个移民社会和具有多民族成员的聚合体,美国核心价值观是在打破英国专制主义和殖民主义统治的基础之上创建的。相比于旧大陆希腊式的“群体本位”的核心价值观,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追求“个性解放”和“个性突破”。自由成了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基本内核,新教徒成就了这一“自由”的“美国梦”。伴随着19世纪移民社会的形成,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又在关于种族主义的反复争论中继续锤炼和雕琢,宽容、民主与人权等元素不断被融入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和“美国梦”之中。因此,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存在着对西方传统文化范式的价值颠覆。

其二,美国公民教育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内部聚合性。作为移民国家,美国在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图景的过程中面临的一大挑战就是如何将各种各样的种族人群熔炼形成新的美利坚民族。而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颠覆传统文化价值以外,美国的核心价值观还必须具备内部整合的特征。换言之,美国的核心价值观中必须具有“民族熔炉”的部分。一般意义上来说,“美国梦”的俗白阐释就是任何人都可以来到美国通过个人努力来获取个人成功。这一阐释的背后逻辑是建立在人们对“美国梦”和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强烈认可之上的。换言之,任何人都必须接受公民教育,成为“良好的美国人”,才有可能在美国获得个人成功^[10]。历史上,美国的核心价值观可以追溯到《独立宣言》中所叙述的天赋人权,强调人人生而平等,都有同样生存、自由和追求自由的权利。其后,美国对世界其他国家希望追求自我命运的人群有着很大吸引力,移民成了美国国家和社会增长的主要推动力。在此,从移民变成“良好的美国人”这一过程就需要通过以美国核心价值观的公民教育来实现对外来不同人群的吸引和感召,使得他们为了追求个人幸福和未来美好的美国社会而进行努力。美利坚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也据此整合并逐步壮大。故此,美国公民教育中的核心价值观具有内部整合的功能特征。

其三,美国公民教育的核心价值观也具有外部扩张性。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美国不可避免地需要面对世界各国之间的相互竞争。其中,文化领域的竞争是越发凸显其重要性的。而直接决定这一领域竞争力的则是体现一国时代精神风貌的核心价值观。关于文化领域内的国际竞争,学界将之概括为软实力。约瑟夫·奈认为,软实力是一种依靠文化吸引力,而非通过武力威逼或政治经济利诱的手段来达到目标的能力。虽然软实力的概念是在20世纪末期才被学者推介的学术概念,但是结合历史,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形成实则伴随着文化领域的竞争^[11]。结合美国来说,美国诞生于新大陆对旧世界的全方位对抗,其中很重要的组成部分就是文化领域的竞争。美国长期以来并不缺乏软实力。比如“二战”期间,时任美国总统的罗斯福提出了颇具冲击力的欧洲四大自由;冷战期间,很多年轻人在“铁幕”之后通过自由欧洲电台聆听美国的音乐和新闻;2001年塔利班政权垮台后,刚冲破束缚的阿富汗人曾向美国索取《权利法案》;如今,伊朗年轻人正躲在家中偷偷观看美国的录像和电视节目。这些都体现了美国长期以来强大的软实力,及其在国际文化领域的强大竞争力和感召力,构成这一吸引力的正是以“美国梦”为内核的美国核心价值观。在这一意义上,美国不单单是在国内对本国民众进行公民教育,更是通过各种手段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意识形态宣传和政治渲染。因此,美国公民教育中的核心价值观同时具有外部扩张性。

总之,美国公民教育中的核心价值观兼备了价值颠覆、内部聚合和外部扩张的特征,通过广泛的说教和渲染,一方面形成、凝聚和巩固了现代的美利坚民族和国家,另一方面也在无形之间为美国的软实力提升和今日美国的话语霸权奠定了基础。

五、美国公民核心价值观教育对我国青年学生教育的启示

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正处于转型和突破的关键阶段,存在着许多社会性问题。在这些社会性问题的背后,就存在着构建以“中国梦”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样关键性的历史任务。同时,值此历史和社会的转型时期,利益和阶层的不断分化重组,社会结构的日益复杂,不同程度上弱化了社会共识,给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构建带来了不少困难。美国与中国同为世界大国,虽然两国历史、人文和社会风俗等条件差异巨大,但是美国公民教育中的核心价值观对中国构建自己的核心价值观、完善国家的软实力具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意义。

其一,美国公民核心价值观教育高度重视学校教育,将以“美国梦”为核心的核心价值体系传导给青年学生群体,以实现高度的社会共识。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间在语言、传统和风俗间存在较大差异。寻求各民族间的国族共识必须建立在尊重和保护各民族文化的基础之上。因此,达成共识就成为国家和民族面临的一个历史性难题。此外,除了民族之间差异,各社会阶层和地域间的社会风俗也存在较大的差别。如何处理不同的社会群体间的矛盾,达成各种亚文化和社会群体的社会性共识,亦是当下我国构建和完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程中需要解决的难题。从美国价值观教育的基本事实看,多元族群、文化的现代民族国家,通过核心价值观教育可实现国家与民族的高度共识,同时促进各民族间的相互认同与和谐共处^[12]。在中国,我们必须超脱于民族、阶层、地区等局部因素,凝炼出与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相一致的核心价值,并且以这一核心价值为核心,构建起家庭、学校和社会等多层次的价值观教育体系,培育整个社会的共同价值信念,实现整个国民的共识和社会和谐。

其二,美国公民核心价值观教育使实质教育与隐性教育并重,构建起良好的社会氛围。当前,我国正处于最急剧的历史和社会变迁过程中,同时价值观出现混乱并导致一定的社会失序。这是民众在面对多元社会现象进行价值选择和判断过程中出现彷徨和疑问的客观反映。举例来说,关于“南京宝马肇事案”的社会论战,我国社会在这一问题上产生了许多分歧和争执。这种现象不利于社会聚合、稳定和繁荣。故此,我国公民教育就历史性地担负着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重任,尤其是青年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是关系到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的重要内容。与此同时,在我国的教育之中,核心价值观教育没有获得足够的重视,而是被简单地涵盖在学校德育之中。由于受到应试教育和知识教学的影响,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并没有受到全体社会的重视和关注。并且,我国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形式也单一且相对刻板,生搬硬套或者强行灌输给学生和社会。不同的是,在美国,核心价值观教育渗透于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各个层面,特别是学校为公民教育开设的社会、历史、文学等人文主义和素质教育课程都担负着核心价值观教育。换言之,美国核心价值观教育注重开发和调配多种有利于核心价值观教育开展的家庭、学校和社会资源。在此基础上,利用这些资源,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构建并强化美国社会所共同认同的以“美国梦”为内核的核心价值观,从而形成了全社会的共识。因此,我国可以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于青年学生的文艺、体育等多层次的日常活动之中,再传递给社会民众,取代过去仅仅依赖于学校教育的单一做法。一方面,多种层次的教育活动避免了形式单一和生搬硬套所造成的倦怠、麻木甚至厌恶;另一方面,具有实效的教育活动也可真正形成多重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增强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的成效。

其三,美国公民教育注重在多个层面上综合运用核心价值观的教育措施,关注价值观教育的实效。价值灌输、价值澄清、道德推理、价值分析是美国核心价值观教育历史中兴起的四种方法。由于这些方法各有其长短优劣,并不是独立存在的,美国在核心价值观教育实践的过程中十分强调对它们进行变通使用。一般而言,价值灌输擅长向教育客体传授核心价值观的相关知识,并且往往也促成教育客体养成其核心价值观。但是,价值传导忽视了对教育客体价值分析与独立判断能力的培养。相对来说,价值澄清、道德推

理以及价值分析等方法更加强调对教育客体个性、理性判断和独立思考能力的发展。但是,这些方法也往往会步入相对主义的“藩篱”〔13〕。这四种方法必须依靠外在统一标准的引导和辅助。当前,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攻坚时期,多元的社会价值之间矛盾与冲突日益凸显。因此,党和国家恰到好处地提出以“中国梦”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构思与蓝图。为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必须承担相应的责任和历史使命。然而在现实中,我国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效果往往差强人意,最为根本的原因就是教育方法僵化与落后。目前,我国对青年学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视程度依然不够。一方面这是由于教师的能力有限和对核心价值观教育的重视程度不够。譬如,学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普遍使用价值灌输方法,却很少配合辅助价值澄清、价值推理及价值分析等其他教学方法,导致核心价值观教育流于表面。另一方面,在推进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氛围方面,我国也存在着需要大幅改进的空间。例如,很多地方在对公共设施和历史遗存的投入和保护力度上应该相应加强,特别注意利用校园文化设施的渲染和说教作用,促进全社会形成良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结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理论与实践,一方面,家长与学校教师必须不断增强相关的知识与技能,领会和灵活运用各种教育方式方法,在促使青年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帮助学生提升了他们在面对现实问题时的自我判断和独立思考的能力,最终实现了我国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基本目标。另一方面,国家和政府应该思考和转变我国既有的应试教育模式,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之中的地位提升,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共识与发展。

参考文献

- [1]陈洁. 美国品德教育运动及其对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 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2010(6): 133-136.
- [2]赵立英, 喻峰. 美国学校道德教育发展的历史考察[J]. 外国教育研究, 1998(6): 45-50.
- [3]高峰. 公民·公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J]. 东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4): 40-47.
- [4]张斌贤, 褚洪启. 西方教育思想史[M]. 成都: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4.
- [5]陈立思. 关于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几个问题[J].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 1997(1): 35-41.
- [6][7]赵太康. 试论美国思想政治教育的社会化、具象化和实践化路径[J]. 思想政治教育, 2007(9): 48-51.
- [8]张凤阳. 现代性的谱系[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2.14.
- [9]于伟, 刘冰. 美国学校公民教育的基本特征[J]. 外国教育研究, 2003(9): 33-38.
- [10]冯振业, 刘世丽. 战后美国公民教育的嬗变及启示[J]. 外国教育研究, 2003(4): 27-30.
- [11]约瑟夫·奈. 软实力[M]. 马娟娟, 译.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3.3.
- [12]陈屹. 诱惑与困惑——美国教育参考[M].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1.35-37.
- [13]班建武. 美国的品格教育运动及其对我国德育的启示[J]. 外国教育研究, 2005(6): 32-36.

The Education of Core Values among Contemporary Youth Students:

Based on the Enlightenment from American Citizen Core Values Education

Ji Huibin WANG Pi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 China)

Abstract: Civic Education is a key task for modern nation states around the world, among which the education of core values among youth students is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The US has its own experience and practice in civic education and core values education. An analysis of the US experience can provide reference and enlightenment for the promotion and practice of core socialist values among youth students.

Key Words: youth students; civic education; core values

【责任编辑 至仁】